

行其所無事也

采真

我不是要做八股，或經義，雖然這個題目好像是做那個底。祇因為偶然憶起這句話，同時聯想到一兩件旁的事，所以就拿牠做了題目，其實題目是不關緊要底，因我原不是「做」牠呵！

「若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無事也」，這是在四書裏哪一位聖賢說底，我也不記得了，而且也沒工夫去考查牠。我所取底乃是牠底意思，牠給了我一種興趣，使我去會通旁的事情。在我沒有演繹之前，最好先將「行所無事」繙成白話。這譯文是：「心裏髣髴沒有這麼一回事似地。」譯得對不對，我也不敢說。

第一使我想起來底，便是在語絲第四十三期徐祖正先生所譯羅丹遺稿中的幾句話：「真的雄辯對於雄辯生侮蔑，栢斯加爾曾這樣說過。真的藝術對於藝術生侮蔑。」這種似是而非底話，乍一看頗費思索。但是細想起來，却可以看出無限的真理。在藝術上最可怕底是對

於成功底執著。誰心裏存着這樣底想念，誰就不能欣賞藝術，更不必提成爲藝術家了。因爲藝術之成立，是自然的律動，無論是人所陶醉底天然美景，或由感情流露出來底詩畫音樂，均如柔嫩的眼睛一樣，容不得絲毫成功或名利底纖塵混入。哥德說得更透闢了：「什麼是詩？是畫？是牧歌？我們得享自然現象的時候，定要去矯揉造作嗎？」這連藝術都說是多事了，更何況旁的固執呢？所以然者，藝術是無機心底存在，什麼名相啦成功啦，都是贅疣。藝術家在創造的時候，「心中原是髣髴沒有那麼一回事似地」呵！

想到生命底問題上，這句話也可以拿來應用。固然對於生命底神秘，一個人有一個人底解釋。但是普通却有一個共同的態度，這便是愛惜生命。陶淵明說：「貴賤賢愚，莫不營營以惜生，斯甚惑焉。」愛惜生命底結果，多是各畜生命，在人生底道路上，這種態度總是不大合適底。因爲生命之所以可貴者，完全在其內蘊着底力量之表現；生命力大底人，活動自然就多；同時也可

說肯活動肯表現底人，其生命力也必大。但是不論活動得怎樣飛揚跋扈，表現得怎樣光怪陸離，都不是因為吝惜生命底緣故；質言之，乃是因為沒有把生命當做頂寶貴底東西底緣故。惟其因為不拿牠當一回事，所以纔敢大胆地多方地運用生命，而生命之真意義，於是乎圓滿實現。老子所說底「無為而無不為」，恐怕也是這個道理罷？

離開了玄學的隱謎，我進而說一兩件通常的具體的事情。

在近年反抗帝國主義底時期內，青年以及成人所最注目底，大概是愛國事業了。在遊行示威或集會討論時，若有一個人不參加，大眾必要罵他是亡國奴，這可見羣衆愛國熱誠之真切。不過，說一句洩氣底話罷，這種認真，在意底態度，不一定就是真愛國；而真正愛國底人，不必這般認真，在意。那些營求自己底名譽，以旁人做犧牲底愛國者，自然不足掛齒；就是那些真正愛國底，把愛國這一件事看得如同什麼似地，也不見得就

把國愛了，何以故呢？因為他們一心一意在計較這件事，而不能放下心去，坦然地，髣髴忘了對象地去愛國。

青年人除了講究愛國事業之外，每日所想所說得最多底，大概可以說是戀愛問題了。在實行戀愛底男底中間，十有八九是把女人看得同神仙一般；在這崇拜英雄底時期內，同時也崇拜女人，原是無足怪底。他們不但高看了女人，而且還卑屈了自己；把女人看得是「卜得底」一種生物，把戀愛看得是「卜得底」一種事情。這樣地一固執起來，在戀愛上成功底便不可多見了。須知，女人之為可憐蟲，與男人無二無別，記得亨利包立(Henry Wood)曾說過這一類底話，如果男人也儼然乎擺起一點架子，把戀愛這椿事看得頂平常的，女人，若是她已經賞識你一點長處，必要更欽敬你，更遷就你。除非你不真愛哪一個女人則已，若是真愛底話，你既能為遷就她拉攏她而受多少苦處，你必也能為遠離她不理她而受多少苦處。有多少種情形是因為這一着而成功了；若是因此便失敗了，這失敗也是光榮的，你若太拿着女人當

回事了，女人使不拿着你當回事了。在這裏請閱者不要誤會，以為我在提倡男人耍弄女人，如女人耍弄男人一樣，我只是說及一個人對於處理這樣事底態度，一方面固然要忠實愛人，一方面也得保持自己底尊嚴。真正會愛女人底，有時須得以不愛愛她呵！

末了還應該說幾句辯解的話。行所無事，斷不可與不忠實混為一說。不忠實是對於自己底欺騙，行所無事是生活上一種解脫的自由的态度。養成這種態度，不消說，不是容易的。有形容耶穌在十字架上猶如打鞦韆一般，這雖是言過其實，但從「行所無事」這種態度底觀點上說，未始沒有一部分真理罷。

談酒

豈明

這個年頭兒，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。我雖是京兆人，却生長在東南的海邊，是出產酒的名地方。我的舅父和姑父家裏都時常做幾缸自用的酒，但我終于不知道酒是怎麼做法，只覺得所用的大約是糯米。因為兒歌

裏說，老酒「米做，吃得變 *monio*」——末一字是本地叫豬的俗語。做酒的方法與器具似乎都很簡單，只有煮的時候的手法極不容易，非有經驗的工人不辦，平常做酒的人家大抵聘請一個人來，俗稱「酒頭工」，以自己不能喝酒者為最上，叫他專管鑒定煮酒的時節。有一個遠房親戚，我們叫他「七斤公公」，——他是我舅父的族叔，但是在他家裏做短工，所以舅母只叫他作「七斤老」，有時也聽見她叫「老七斤」，是這樣的酒頭工，每年去幫人家做酒，喜歡吸旱煙，說玩話，打馬將，但是不大喝酒，（海邊的人喝一兩碗是不算能喝，照市價計算也不值十文錢的酒，）所以生意很好，時常跑一二百里路被招到諸暨縣去。據他說這實在並不容易，只須走到缸邊屈著身聽，聽見裏邊起泡的聲音切切察察的，好像是螃蟹吐沫（兒童稱為蟹煮飯）的樣子，便拏來煮就得了；早一點酒還未成，遲一點就變酸了。但是怎麼是恰好的時期，別人仍不能知道，只有聽熟的耳朵纔能斷定，正如骨董家的眼睛辨別古物一樣。

大人家飲酒多用酒鍾，以表示其斯文，實在是不對的。正當的喝法是用一種酒碗，淺而大，底有高足，可以說是古已有之的香賓杯。平常起碼總是兩碗，合一「串筒」，價值似是六文一碗。串筒略如倒寫的凸字，上下部如一與三之比，以洋鐵為之，無蓋無嘴，可倒而不可篩，據好酒家說酒實以倒為正宗，篩出來的不大好吃。唯酒保好于量酒之先「蕩」(置水于器內，搖蕩而洗滌之謂)串筒，蕩後往往將清水之一部分留在筒內，客嫌酒淡，常起爭執，故喝酒老手必先戒堂信以勿蕩串筒，併監視其量好放在溫酒架上。能飲者多索竹葉青，通稱曰「本色」，「元紅」係狀元紅之略，則著色者，唯外行人喜飲之。在外省有所謂花雕者，唯本地酒店中却沒有這樣東西。相傳昔時人家生女，則釀酒貯花雕(一種雕繪花紋的酒罈)中，至女兒出嫁時用以餽客，但此風今已不存，嫁女時偶用花雕，也只臨時買元紅充數，飲者不以爲珍品。有此喝酒的人預備家釀，却有極好的，每年做醇酒若干罈，按次第埋園中，二十年後

掘取，即每歲皆得飲二十年陳的老酒了。此種陳酒例不發售，故無處可買，我只有一回在舊日業師家裏喝過這樣好酒，至今還不會忘記。

我既是酒鄉的一個土著，又這樣的喜歡談酒，好像一定是個與三酉結不解緣的酒徒了。其實却大不然。我的父親是很能喝酒的，我不知道他可以喝多少，只記得他每晚用花生米水菓等下酒，且喝且談天，至少要花費一點鐘，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少了。但我却是不肯，不，或者可以說有志未逮，因為我很喜歡喝酒而不會喝，所以每逢酒宴我總是第一個醉與臉紅的。自從辛酉患病後，醫生叫我喝酒以代藥餌，定量是勃蘭地每回二十格蘭姆，蒲陶酒與老酒等倍之，六年以後酒量一點沒有進步，到現在只要喝下一百格蘭姆的花雕，便立刻變成關夫子了。(以前大家笑談稱作「赤化」，此刻自然應當謹慎，雖然是說笑話。)有些有不醉之量時，愈飲愈是臉白的朋友，我覺得非常可以欣羨，只可惜他們愈能喝酒，便愈不肯喝酒，好像是美人之不肯顯示他的顏

色，這實在是太不應該了。

黃酒比較的便宜一點，所以覺得時常可以買喝，其實別的酒未嘗不好。白乾於我未免過凶一點，我喝了常怕口腔內要起泡，山西的汾酒與北京的蓮花白雖然可喝少許，也總覺得不很和善。日本的清酒我頗喜歡，只是彷彿新酒模樣，味道不很靜定。蒲桃酒與橙皮酒都很可口，但我以為最好的還是勃蘭地。我覺得西洋人不很能夠了解茶的趣味；至於酒則很有工夫，決不下於中國。天天喝洋酒當然是一個大的漏卮，正如吸烟捲一般，但不必一定進國貨黨，咬定牙根要抽淨絲，隨便喝一點什麼酒其實都是無所不可的，至少是我個人這樣的想。

喝酒的趣味在什麼地方？這個我恐怕有點說不明白。有人說，酒的樂趣是在醉後的陶然的境界。但我不很了解這個境界是怎樣的，因為我自飲酒以來似乎不大陶然過，不知怎的我的醉大抵都只是生理的，而不是精神的陶醉。所以照我說來，酒的趣味只是在飲的時候，我想悅樂大抵在做的這一刹那，倘若說是陶然那也當是

杯在口的一刻罷。醉了，困倦了，或者應當休息一會兒，也是很安舒的，却未必能說酒的真趣是在此間。昏迷，夢魘，讒語，或是忘却現世憂患之一法門；其實這也是有限的，倒還不如把宇宙性命都投在了一口美酒裏的耽溺之力還要強大。我喝著酒，一面也懷著「杞天之慮」，一生恐強硬的禮教反動之後將引起頹廢的風氣，結果是借醇酒婦人以避禮教的迫害，沙甯(Sarnia)時代的出現不是不可能的。但是，或者在中國什麼運動都未必澈底成功，青年的反撥力也未必怎麼強盛，那麼杞天終於只是杞天，仍舊能夠讓我們喝一口非耽溺的酒也未可知。倘若如此，那時喝酒又一定另外覺得很有意思了罷？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二十日，於北京。

關於何典裏方方方

及其宅

半農

因為任何典裏畫了方方方，我真被諸位老爹們罵得夠了。當面痛罵者有其人，寫信痛罵者尤大有其人。若

把收到的信編起來，也竟可以請李老板出一部『謗書一束』了！

其實何典中的方方方，不是付印時就有的，乃是看校樣看到了第四回纔臨時畫上的。若問是什麼理呢？——我也說不出，只能說：亦許有不得不然的理由罷！在一個年頭兒，與其使諸位連方方方也看不見而至於大氣大悶，總還比石見了方方方而小氣小悶好些。何況看見了方方方雖然小氣小悶，究還有到半農之可罵，有氣之可出耶！

不過方方方終是個大缺憾。這缺憾便是沒有諸位老爹罵，也是非彌補不可的。但是在什麼時候呢？或者也就在再板的時候罷。或者也就在再板的時候罷。可是，有誰知道呢？

此外，還有關於校勘上的幾句話，順便說一說。

疑古老爹反對我『段字爲段字之誤』這一條。他說：段字早已做了段字的替身，不但報紙上把『我執政』

的尊姓都排成了段，便是做說文解字注的那位知縣大老爺，自己簽名也往往簽成了段玉裁。照此情形，還要鬧什麼段段之分，真應着了魯大哥所說的『校勘有時稍迂』一句話了。

馬太玄和尚，可又反對我『壺盧當作葫蘆』這一句話。他說壺盧只是古字而已，無校正之必要。是啊，我知道凡是葫蘆，葡萄，玻璃等外國輸入的名詞，當初寫得總格外樸實些，後來可都變了相，受了『中國化』了。但譬如獅子的獅字，若在古書中，便寫作師字，也全不要緊。若在一般的白話小說中，總還是獅字普通些罷。

這兩層，都是無關宏旨的，不過寫了出來，也可以見得『我們做校書的』（！），碰倒了『公要餛飩婆要麵』的時候，就不免真教我左右做人難了。

此外還有作老的一封信，附錄如下：

半農兄：

昨日下午往訪掌櫃先生，適值『何典』出世，便討了一本，一口氣看了，覺得的是吳老爹之道統，頗有意思。張南莊的歷史大可查考一下子，想上海縣志中或當有之。你是說『何典』當是『常言道』之老師，現今看來似未必然，因張南莊係『乾嘉時』人，而『常言道』之序爲嘉慶甲子（九年——一八〇四），據海上滄毒客『何典』跋以此書存稿至光緒始刊行。大約當時有這一種風氣。以俗語編故事，一張南莊上海『常言道』著者在蘇州，或比風盛於江浙，觀蓮仙之執文章遊戲之牛且可知，（同時有這兩種，張論成績則自然『何典』居上也。尊校有數處似不盡對，如一五二頁黑漆大頭鬼；罵海罵，你說『當缺一山字』，我想『罵海罵』當是一成語，只是胡罵，俗云『說海話』，即說大話。又四九頁『淀清陽傳水』，上二字亦未必是『靛青』之誤，大約是說澄（沈澱）過的水，紹興語有『淀』字，讀若丁去聲，本字或即係沈澱之澱歟。又九十頁『無數銅銀子』，恐銅下亦無脫字。本文中有數處變了空格，覺得亦是缺點。閱了後，

就所想到字此奉告，再會。 六月六，弟之作
我的答語如下：

(1)我說過的是常言道是何典的老師，你把它記錯了。但我的話只是揣測之詞，並無依據。（我覺得常言道出版在前，而又做得不好；亦許張南莊看見了，發奮自做一部。『後來居上』，乃是當然的事）你現在假定這種作品是當時的一種風氣，自然比我的揣測強得多了。

(2)張南莊這人，已在上海縣志松江府志江蘇詩徵中查過，並無下落。（因南莊是號而不是名，所以查起來很難，亦許竟是當面錯過了，現在還打算在松南詩鈔裏查看，（此書孔德已向南方去買，尙未運到），並擬在乾嘉時江浙人諸文士所作筆記中細查一下。馬隅卿先生是眼在書堆裏打滾的人，他已答應帮我做一件『大索』的工夫。

（我希望能有上海的姓張的同志，肯替我在你們府上的宗譜上去查一查，如能查到，請即錄示，不勝盼禱之至）

(3)『淀清陽溝水』尊說甚是。『銅銀子』銅字下，據我們江陰的方言和蘇滬一帶的方言，當有『錢』字或『鈿』字。如言『銅鈿銀子真公事』之類，缺去一字，便屬不詞。你說並無缺字，想是浙語。『罵海罵』，我所擬不錯。三三頁有『橫衝直撞的罵海罵山』一句可證。

又有錢式芬先生，很仔細的同我討論何典中的方言。研究方言本是我的本行，所以我將他來信附抄在下面，並逐條加以答語。

頁數 原文

一二 那裏還『有』記。『有』字不必刪。在溫州土話裏得。這句普通得很。——（但在蘇滬語中總有點牽強。）

一三 背起……

用背扛起也。北京土話，『和尚背起鼓來了』。——（蘇語中如言『背上背一而鼓』，是『負』字之意；『背練』之『背』，

一七 烱易

乃『拉』字之意。『烱』字疑『摸』字之誤。溫州作『摸易』，且同此解。惟不知『烱易』二字已有根據否。——（『烱易』二字在蘇語中甚普通。）

一八 慶糟彌陀佛

『慶糟』污穢也。溫州此語極通行，不知江蘇各地有否。——（以『慶糟』作『污穢』解，滿是『醜陋』之音轉。但在蘇語中，如言『心上慶糟』，則為『氣悶』之意；如言『面貌慶糟』，則為『醜陋』之意。）

二〇 揀佛燒香

溫州有土話二句「揀佛燒香揀坑出恭」。——（蘇諺中有上一句，無下一句。）

二二 小舍人

小孩子也。溫州稱為『碎舍

二三 無日頭哉

兒」，蓋此音之轉。——（『小舍人』滿是『小官人』之意，乃對於小孩之敬稱。劉心澤先生來信如此說。陸仲安先生亦言北方一帶，有稱子弟為『小舍人』者。惟在蘇滬，則此語不甚普通耳。）

二五 殼賬

日頭即作太陽解。溫州一般人稱太陽為日頭佛。——（蘇語亦稱太陽為『日頭』。）

二九 猶還可

此二字殊少見。先生作料到解不知有何根據。此在三五頁內說不去。——（此在蘇語中甚普通，在三五頁中可作『預備』解）

『猶』『還』二字似須倒置。溫州此句亦極通用。——（蘇

三二 地方

語中可不倒置）
作地保解，你何地土話。——

三三 長遠了

（此上海語）
此三字惟溫州言之，猶之『好久』；如說『我取吃過長遠了』。——（蘇語亦然）

三四 停當

作『完了』解『七停八當』，在溫州常有說。不知上海何如。——（亦然）

四一 論萬

作『成萬』『上萬』『整萬』皆可——（是）

四二 差不多點

作『將就些』解有何根據。——（蘇語中甚普通。）

四三 准千

『准』『整』兩字土音相似，可不用改。——（就字義言，以『整』字為妥）

坑

當作坑。——（仍以『坑』字

護

為是)

可作變解。——(蘇語中『護』字自有特義，非『變』也。)

五三 推扳

扳當平讀，本作便宜解，上海溫州皆同。——(『推扳』當泛訓為『差』，為『次』。如言你這價錢能不能推扳點？謂『便宜』也；如言『我這貨色不推扳』，則為『不差』，『不壞』之意。)

五四 死在頭上轉

溫州有句土話：『死在頭上轉猶自抱床架』。——(蘇諺中似無此)

蒸盤

平底鏊也，上海謂之『鐵鍋盤』——(當言平底鏊。)

五六 早起夜眠

『夜』字當為『遲』字之誤。——(蘇語中無誤)

七三 老公嫁弗着

溫州稱夫婿曰老公。土話有『老公嫁弗着沒衣又沒著』。——蘇語亦呼『夫』為『老公』。

八三 想必

作『大概』解。——(『大概』與『想必』均疑揣之詞。)

九六 團團

蘇語中『頭團團』自成一詞，讀如『獨落落』，乃奔忙不住之意。

一〇三 個

溫州人稱『我的』或『你的』為『我個』『你個』『死的』『活的』亦曰『死個』『活個』。——(在蘇浙中大都如此。)

一一一 及人

審人也。譬如說：『他家裏非常之及』，及即作審困解。——(此亦勉強可通，但須改作『極』字或『竭』字，乃妥)。

一三一 狗眼弗生人頭

此句弗字下疑脫一識字，或生字係識字誤。——（『狗眼弗生人頭』，言『狗眼弗生在人頭上』也）

一六一 勝如……

勝者，光也。溫州雖沒有『和尚頭，光周周。白米飯，配泥鳅』。『和尚頭，光勝勝，小老婆配不成』。如說人家頭髮光亮：『他的頭毛很勝』（『勝如』二字作『猶如』解，蘇語中甚普通；『勝』為『賽』之首轉，亦可言『賽』。）就是有事業的人，我們稱種田的人為田戶，同此。（『業戶』二字本自『然』，但用於本句中不可通耳。）

一一六 食落

放開肚皮吃下的意思。『落』

語絲

第八十五期

我們的閒話

十八

作『下』的地方很多，如一七五及八四頁掉落，（放心不下）七上八落，等皆作『下』解。（惟即如尊說，合之上下文，仍不甚可通。）

斯忒普克(Stepniak)，字義云大野之子，他是個不安本分的人，是講革命的亂黨，但是天有眼睛，後來在大品被火車撞死了！在俄國之談諧序中說，息契特林(Shehedrin-Saltykov)做了好些諷刺的譬諭，因為專制時代言論不自由，人民發明一種隱喻法，於字裏行間表現意思，稱口奴隸的言語。喔，喔，這是一個多麼重大的發明！現在的中國人倘若能夠學到這副本領，可以得到多少便利，至少可以免去多少危險。是的，奴隸的

七五

言語，這是我們所不可不急急學習的，倘若你想說話。

但是，仔細一想，中國自己原有奴隸的言語，這不但是國貨，而且還十全萬應，更爲適用，更值得提倡。東歐究竟還是西方文明的地方，那種奴隸的言語裏隱約含著叛逆的氣味，着實有赤化的嫌疑，不足爲訓，而中國則是完全東方文明的，奴隸的心是白得——白——一樣的潔白無他，他的話是自得同私窩子的臉一般的白而——無恥。天尸啦，栽抄啦，侍政席與沒膳啦，我們的總長啦，孤桐斧牛啦，真是說不盡，說不盡！你瞧，這叫得怎樣親熱？無怪乎那邊的結果是咎五百流一萬里，這邊賜大洋一千元。利害顯著，實昭彰，欲何究奴隸的言語以安身立命者，何去何從。當已不煩口而喻矣乎？

(豈)

十九

偶然聽到一個驟車夫說，二十六年前的情形比現在還要好一點，而那時乃是庚子年。同時有些愛國家則正在呼號，大家只須慎防洋人，至於拳頭向來是京城的

好，(案這個典故大約出在笑林廣記，)不妨承受些許。查所謂國家主義是現今最時髦的東西，無論充導師的是著名「糊塗透頂」的人，總之是不會錯的。但是我疑惑，我們會什麼要慎防洋人：豈不是因爲怕被虐待，做奴隸麼？現在我們既然受過庚子的訓練，而且到了現在回想起來還覺得比較地並不怎麼不舒服，那麼做外國的奴在京兆人未必是很可怕的事情了。拳頭總是一樣，我們不願承受「晚娘的拳頭」，但也不見得便歡迎親娘的。這一節愛國家如不了解，所說的都是糊塗話，——如其是無心的還可以算是低能；故意的呢，那是奴才之上了。 丙寅端午後三日，京兆豈明。

關於一千元

川島

豈明先生：

風聞您是知道的：近來我真是忙——忙的連睡醒時伸個懶腰的工夫也沒有，不用說要想寫點東西了。然而逼不仕矣。

西澄是不好惹的：不是有人打過比方嗎？您要往他臉上抓一把，立刻就會變成一隻野獸。可不是董秋芳君已身受其殃。就是我，由於一時老實，說穿了現代評論社的二千二百圓津貼，還不等抓他的龐兒，險些兒就要『吃嘴巴』。瞧！多凶呀，家畜不論矣，就是野獸也還得抓了纔變臉，然而西澄——我怕提起。

這年頭兒誰不是窮的，那些『位高金多的人』送來『亮晃晃』的銀子，誰——我想誰也該喜歡吧。本來，夕孩兒窮孝順，有什麼希奇；就是大戶人家，掏出錢來多雇幾個聽差老媽子，或者備此身骨買幾個丫頭，也不是納罕的事。咱們國裏不早就有豬仔的嗎？可是您，真是您老就要去挖腳底板；夫挖腳底板也未嘗不可也，只是您所說的『一千元』，我總覺得有些蹊蹺。西澄曾說：『有些人……以為無論什麼荒唐的流言，只要他們重複說的次數多，就會成事實的』。如您這樣老說，豈不就是毫不含糊的實話，只要重複說的次數多，也會成非事實的嗎？況且您所說的數目先就不確？

語絲

第八十五期

咱們也來打些比方吧。比方說，咱們家裏招了個贅婿，東鄰西舍只認他是一個養老女婿罷了，誰見了就把他丈人家的多少家私老掛在口裏？再比方，咱們家裏雇的一個廚子，月薪大洋六元，一年按十二月計算，節賞在外；您莫非月薪六元月薪六元的叫這個廚子嗎？除非他不稱職，東家說：『晦氣，那每月的六圓』。別人呢，我想熱心的人也不過寒心，或者說：『前車之鑑』。再比方——算了罷！說到這裏，想起來我便覺得您時常說那一千元有些兒蹊蹺了。

二 如果沒有什麼黨派色彩，為什麼不把津貼的總數來說？要是說的那一千元指孤（秋？）桐先生經手付的那一筆，是否您是國民黨中人在那裏氣忿，覺得晦氣？就是說指那國民黨的一千元，那也是一樣，無非您是孤桐黨而已。況且二千元外還有二百。

也是人情中的事——再打些比方，假如咱家的廚子，來宅時曾與廚頭說明在隔壁趙家兼差，那等他開飯誤了時，炒菜不熟的時節，您也許說：『喂，我那每月

七七

六元』或不經薦頭說明，他隨後暗中兼了跪俚的差，那您也許說：『怎麼不專心一致，我這裏不是六元嗎？』再如咱家那位贅婿，私下裏在外面養了小家眷，如不把他逐走，也許要怨着說：『可憐我那愛女和那一份家私』。至于您所說的那一千元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而且這樣老說，不將符了西產的定則變作非事實嗎？

省下伸懶腰的工夫來給您寫信，正是：心有所惑，如鯁在喉，不吐不快也。

還有前天拜讀大作談酒，稿中『串筒』兩字，串字疑係筆悞，可是爲『芽根兒』與『壓根兒』問題，已被您疑我有某先生辦了，現在再說嗎？串本作鑿，串字紹興土音讀如詔，你這樣『串筒』『串筒』的，叫紹興人讀起來，鬚髯是一句術語——『詔桐，詔桐。』然而這字改正與否由您。

川島兄：

承你替我訂正『串筒』之誤，非常感激。你是酒人中之『顧廚』，關於此點那里還會不對呢？

其次又承你厚情，替我擔心，怕有國民黨的嫌疑，因爲不提『那』一千元的大洋：這更是可感。

這個年頭兒，這種嫌疑倒真不是要的！不過，您要知道，根據了我的一種賄賂學說，所以我只說『這一千元而不說』『那一千元（二百准此）』並不是偏袒國民黨而偏惡孤桐先生。國民黨雖然也給了一千元，但是現代評論並不怎樣替他帮忙，只有第一期上登了一篇『中山北上』的時評，聽說還被社內元老申斥，所以這不成其爲賄賂，只算是一筆捐款罷？至于章士釗經手的一千元呢？喔，喔喔！那可是，大不相同了！那些過去的事何必多提，反正大家都還記得，除了那些有健忘症的朋友，（君當憐病人！）總之是一千元的效力『大來希』咧。那麼，『這一千元似乎不是什麼簡單的捐款了？這在『法律』上『道德』上喚做什麼東西，我不是公理維持會員，不能知道；在我個人想來，這彷彿並不是不大像賄賂。我之所以只說這一千元的賄賂

類似品而不說那一千元的捐款類似品者，就是爲這個緣故。但是你不曾誤會，以爲我說拏了人家的錢，只要不發生效力，便不妨事；這豈不與你說的做了贅壻去私下養小家眷一樣，當然被「道德否認之」的麼？二千元的問題我想這樣總可以算是說明了，至于還有那一筆二百元的零頭，他的來路聽說是很正的，或者正如佛教徒常說的「爭財」，關於他此刻我們可以暫且不談罷。月二十一日，豈明。

疑古玄同與劉半農抬槓

——「兩個寶貝」——

半農兄：

今天在一個地方看見一張六月廿二日的世界日報，那上面有他們從七月一日起要辦副刊的廣告，說這副刊是請您主撰的，並且有這樣一句話：

劉先生的許多朋友，老的如新青年同人，新的如語絲同人，也都已答應源源寄稿。

語絲

第八十五期

我當然是您「劉先生的許多朋友」之一，我當然是「新青年同人」之一，我當然是「語絲同人」之一；可是我沒有說過「答應源源寄稿一給世界日報的副刊這句話，老實說吧，即使你來叫我給他們做文章，我也一定是不做的，倒不見得是「沒有工夫」，「沒有材料」。再乾脆的說吧，我是不願意拿我做的東西登在世界日報裏的，我尤其不願意拿我做的東西與什麼「明珠」什麼春明外史等等爲伍的。我有一個牢不可破的見解：我以爲老頑固黨要衛道，我們在主義上雖然認他們爲敵人，但有時還可以原諒他們（自然要在他們銷聲匿跡草間偷活的時候才能原諒他們），因爲他們是「古人」是「殭石」。最可惡的，便是有一種二三十歲的少年，他們不向前跑，不去尋求光明；有的聽見人家說「線裝書應該扔下毛廁三十年」或「中國的舊文化在今日全不適用」的話便要氣炸了肺，對於捧坤角逛窯子這類混帳事體認爲大可得而對於青年男女（尤其是學生）爲極正當極合理的戀愛反要大肆譏嘲；有的效法張丹斧做太陽晒屁股賦那種

七九

烏勾當，專做不負責任沒有目的的惡趣味的文字。我對于這種少年，是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絕對不願與之合作的。所以現在看了那廣告上的話，不能不向你切實聲明。他事可以含糊對付，此事實實在不能「默爾而息」。話說得這樣直率，這自然狠對不起，尙希原諒則個！

弟疑古玄同。

一九二六，六，二四。

再：這封信請在語絲上發表爲荷。

玄同兄：

一個小記者還沒有能「走馬到任」，你老哥可有信來教訓了，——這真是「開市大吉」了。

世界日報上那個廣告，是我擬的。我爲了擬廣告，已碰了不少的頂子；如今再碰你最老最好的朋友的一個頂子，也自然是別有風味的。在擬這廣告之前，我的確問過了許多朋友，的確爲許多人答應了我，但因未能一遍遍問，自然不免有人要嗔怪我，這是我十分抱歉的（但「許多」二字，並非全稱肯定）。至於你，本來是應當預先問過的，因你這幾天爲了你夫人病得很重，一時未必能有心緒做文章，所以打算遲一遲再向你說。你雖

然未必爲了這件事動氣，但在我一方面，總是不安到萬分，應當向你鄭重道歉的。我辦這副刊，是由世界日報方面答應了不加干涉的條件才答應辦的。所以實際上，這副刊不但與「明珠」等兩不相干，即與世界日報，也可以說兩不相干。猶之乎當初的京副，和你所辦的國週，和京報及顯微鏡等，根本上都是全不相干。再以七年前，你我都都在北大，辜湯生是復辟黨，劉師培是帝制黨，也都在北大，因爲所任功課兩不相干，雖在一處，却無所謂「合作」，所以你我二人並沒有憤而辭職，而蔡先生的「兼容並包」，反傳爲美談。不過這些事，我只是想到了隨便說說，並不是要反駁你。你的意見是我應當尊重的：即使不是意見而是感情，我也應當尊重，——尤其是在這個時候的感情上很痛苦的時候。爲此，我遵命將來信在語絲上登出。

我們兩個寶貝是一見面就要抬槓的，真是有生之年，即抬槓之日。如今從口上抬到了筆上，不得不有打油詩以作紀念：同說槓堪抬，無人不抬槓。有槓必須抬，不抬何用槓。抬自猶他抬，槓還是我槓，請看抬槓人，人亦抬其槓。

弟劉復

六，二六。